



齊魯韓三家詩雖皆失傳而唐人經義及類書所援引
唯韓獨多其內傳亦僅見一二若外傳固未亾也漢志
本六篇隋志則析而爲十非有所增益也其得流傳至
今者豈非以文辭贍逸爲人所愛玩故哉顧傳本雖多
而譌脫亦往往相似吾友武進趙舍人億孫旣取數本
校之又取其與諸書相出入者參互考證擇其是者從
之其義得兩通則仍而不革慮其損眞也又諸書所引
亦尙有出於此書之外者復爲之博綜以繫於後蓋自
有雕本以來至今日而譌者正脫者補閱者咸稱快焉
余亟懇懇付梓公諸同好因綴數言於簡端夫詩有意

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讀詩者有因詩人之情而忽觸夫已之情亦有已之情本不同乎詩人之情而遠者忽近焉離者忽合焉詩無定形讀詩者亦無定解試觀公卿所贈答經傳所援引各有取義而不必盡合乎本旨則三百篇猶夫三千也外傳所稱亦曷有異哉善讀者融會而貫通之將孔子所謂告往知來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舉可於斯參觀焉爾中間或亦有里俗之言不盡歸典則者鑒別之明當自求之要其格言古訓之釐然有當者正多也然則此書蓋可以廢乎哉

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日東里盧文弨序於龍城書院

校刻韓詩外傳序

內閣中書舍人趙懷玉 謨

漢志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故三十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厘有內外傳內傳益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外傳析爲十卷今內傳已佚閒散引於諸書嘗欲仿朱子之意寫爲一書卒卒苦未能就若外傳篇目合之隋志則固居然足本也自明以來屢有鈔本惟虞山毛氏較善而譌脫亦復不免旣取數本參校其別見諸子與此相出入者亦疏證於下譌者正脫者補義得兩通者竝列焉蕪學罣漏無以自信未敢示人也歲戊申餘姚

盧弓父先生來主吾郡講席洽聞舉遺日以表章周秦兩漢之書爲事丹黃讎勘一字弗苟過從之暇偶及是書先生出手定本見示嚴核博綜略無遺憾乃取向所參校者改竄而增益之於是未敢自信者藉可質之於世矣閒嘗思之當漢之盛燕趙閒好詩言詩者實由韓生毛公趙人其原未必不由韓氏鄭康成亦先通韓詩故注周禮禮記與箋詩頗異然則毛鄭固皆出於韓而人乃退韓而尊毛鄭隋唐之際韓詩尙存已無能傳之者厭故喜新數典忘祖蓋非一朝夕之故矣或曰是爲內傳言之至外傳則多雜說且不合經義子何好之深

也夫爲詩首忌固哉告往貴知來者三百之陳初無達詁一隅之舉可以例餘徒案迹而議性情是猶閉睫而欲觀天地之大也班書言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後人顧訾其不合詩意何哉特是外之云者與內固殊大醇小疵所在而有雖大理之號偶誤漢官阿谷之辭或出後世要之觸類引伸不謬乎主文譎諫讀者苟知決擇以歸勸懲謂之引詩證事可也卽謂之引事明詩亦可也乾隆五十五年歲在庚戌夏五月

韓詩外傳舊序

始余年少讀韓詩外傳疑其爲先秦時文字及授詩爲
專門學聞有韓魯齊三家之詩遂求得之因考其說韓
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魯詩浮丘伯傳之魯申培公
故號魯詩齊詩齊轅固所傳故號齊詩或以國稱或以
氏傳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於西晉而韓之傳又與齊
魯間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詩三十六卷內傳四卷
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
章句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
十卷韓詩存而無傳者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韓

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與毛說絕異茲固不暇論也然觀外傳雖非其解經之詳斷章取義要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況文辭清婉有先秦風學者安得不宗尚之海岱劉侯貞來守嘉禾聽政之暇因以其先君子節齋先生手鈔所藏諸書悉刊置郡庠期與四方之士共之顧其意與祕而不傳視爲己私者相去遠矣余聞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因號薛氏章句今侯父子以韓詩相傳蓋慕薛氏之風而興起千載下者非果有得於韓氏源委其能然乎余旣獲重閱一過故著其說如此尙當舍余詩學侯詩也至正十五

年龍集乙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定惟載道者可貴也外此藝焉爾六經之文渾涵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尙已至孔孟繼六經而作其文廣大淵宏中間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而推廣之闡幽微顯以盡其蘊則道從此出矣夫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絕學之餘迺能衍詩作傳命意布詞一倣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旨遠者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情以盡其意文則嚴整簡古厲世範俗皆順於道宛然聖門家法豈漢世人物之所遽能邪然生在當時以詩名與魯申培

齊轅固二詩竝列於世亦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而其詩亦亾又因以慨歎天下之遺書於無窮也嗟乎韓生不見於經傳故世鮮聞今薛子汝修篤學嗜詩迺於先會大父黃門公笥中得此書愛其文古而鈇諸梓以傳於世其用心不可嘉也乎濟南陳明撰

韓詩外傳漢志六卷隋唐志十卷

宋歐陽修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而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詩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稱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歷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

陳振孫曰外傳卷多於舊蓋多記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王應麟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明薛應旂曰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

王世貞曰韓詩外傳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藝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霏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

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草佛典引外傳文云老筐爲桂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國朝四庫全書目錄云韓詩外傳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相比附所述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固稱三家之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意或指此類歟

臧琳曰韓詩外傳隋唐志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少次序又多雜見于呂覽淮南管荀大戴記說苑諸書考漢志本作六卷則今書非韓氏原編容或有後人分并且以

他書廁入者本傳稱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今讀其傳有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斯言也卽孟子性善之說也秦漢以來如毛公董生可爲見道之醇儒矣而性

善之說則俱未能言也愚謂孟子之後程朱以前知性善者韓君一人而已故特為表出之以就正于有道焉

江寧劉文奎鐫字

韓詩外傳卷第一

漢 燕人韓嬰 著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橋本或作矯古通用今從毛本通津草堂本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
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
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
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

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列女辯通傳亦載之婦人作浣者下婦人俱作

處女抽觴以六字從毛本補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

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

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

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

婦人乎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列女傳同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

奠然而棄之從舊作促案上文云迎是逆也此云從乃順也作從為是據御覽列女傳改

正流而挹之奠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

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

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

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

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

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列女傳有過賢

則賓四字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

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

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
句有譌御覽八百十九作行遲乖人客之人嗟然永久列女傳同分其資財棄之

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
之者矣列女傳作子不早命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

思毛本作息乃後人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所改今從詩攷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說苑雜言篇作有智者壽乎
家語五儀解智者上無有字

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
理飲食不節勞過者說苑作佚勞過度者病其殺之

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其殺之少

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

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文子符言

篇載老子之言略同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胡本作乎水火在

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

積則光炎同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

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

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亾詩曰人

而無禮胡不遄死降禮疑是隆禮

君子有辯善之度

荀子脩身篇作扁善之度楊倞注引此併釋之云言君子有辯別善之法

即謂禮也

以治氣養性

荀作生

則身後彭祖脩身自強則名

配堯禹宐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

荀作禮信是也

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

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

本皆作知節今依荀子文改

不由禮則塾

陷生疾

塾荀作觸

容貌態度進退趨步

舊作移步譌荀子作趨行則此乃趨

字誤為

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

本皆作由禮則夷國譌脫殊甚今依

荀子補正

荀云不由禮則夷固僻

故人無禮則不生

違庸眾而野楊注夷倨也固陋也

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亾無日矣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

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

不死何為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

柳下惠不

證岑鼎呂氏春秋審己篇新序節士篇皆載之此所謂成其信也說苑立節篇作尾生此泥殺身而失之者也尾生之信豈可與比干夷齊竝論哉

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

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

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

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世說苑有後字與日月竝而不息不字脫依說苑補天不能殺

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非此非字本缺依說苑增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

貴及己而仕也不辭也此六字說苑作士不辭也仕與士古亦通用孔子

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

吾所好此九字本皆脫案無此則上下語意殊不完全今據說苑補入故阨窮而不

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

新序節士篇作採桑以為樞莊子寓言篇無採字餘同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

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本皆脫車

字據莊子新序補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楮冠莊子新序皆作藜

以樺皮為冠也黎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

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

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

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

之匿莊子新序作隱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

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

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

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
愛孰能忝之新序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

盡乎美善善本譌作著案大戴哀公問五義作雖不
能盡善盡美家語五儀解作遂不能備百

善之美作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

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

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知本或
作和非其勢然

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皜

皜容人之混汚然荀子不苟篇作其誰能以己之漹
漹受人之域域者哉楊倞注漹漹

明察之貌
域域昏也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

貢執轡而問說苑立節篇
作子路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

式今陳之脩門者眾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

亾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亾而不死非勇

也脩門者雖眾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

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

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
 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
 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
 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
 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
 名彰也詩曰本亦作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
 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
 以天下為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
 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
 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
 則撞鞀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
 膚安鞀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
 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
 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
 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

露不使

使上本皆衍凋字說苑建本篇作不使今據刪

賢士欲成其名

說苑作賢

者欲 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說苑以為子路之言家語

致思 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

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

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

不與家珍御覽四百四十一與作以又此下有且病吾聞君子貴義而賤利一句似不當有病

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御覽淚死之日

宮女纒絰而從者十人謂從死也孔叢記義篇謂內人從死者二人案檀弓止謂

內人皆行哭失聲至魯語則載敬姜先戒其此不足妾以無洵涕無摺膺云云則必無殉死之事 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

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

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大戴本命篇作

徹昫玉篇音徒賢徒涓二切今大戴作徹昫說苑辨物篇作達眼 而後能見八月生

齒舊本作七月而生齒案下文是八月此亦當與大戴同又而字衍大戴說苑皆無今據刪 而後

能食暮年鬻就大戴說苑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說苑

合大戴作瞎合瞎為目童子精似不當言 而後能言

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
 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
 七月生齒七歲而齠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
 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
 情縱欲反施亂化舊脫亂字據說苑補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
 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
 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說苑有不可過也
 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
 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文選注凡六引皆作躊躇唯鸚鵡賦注與此同
順賦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

說苑有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作甚焉故稱日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莊之善者莊本皆作仕譌新序義勇篇作莊善無之字渚宮舊事注

云新序作莊義之恐誤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

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
 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
 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
 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
 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
 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

次君臣所以為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為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興本皆譌與今案文義改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曰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云程本作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噁

淮南繆稱訓作噁

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

峭則陂

淮南作岸峭者必陀高注云峭峭也陀落也

故吳起峭刑而車裂

峭刑淮南作刻削

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

淮南琴作瑟

大絃急

淮南作經

則小弦絕矣故急轡銜者

銜淮南作

數策二字

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

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

名

淮南削作損損作蔽下云情行合而名副之

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

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為能

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

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

則民之目說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說矣就仁

去不仁則民之心說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

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

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礪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礪

仁者礪蓋苦節過中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

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

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

者也寬而容眾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

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

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

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

礪仁者也此下舊本別提行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

今案文義連之

則不深仁礪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
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
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亾弗能改也雖
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礪
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

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

故濡足本譌作儒雅據新序節士篇改正御覽六十一同初學記引作今以濡足之故不救溺

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舊本脫今據初學記御覽補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亾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

滅其國故亾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沈於河新序初學記御覽抱石皆作負石史記鄒陽傳索隱引新序作遂抱甕自沈于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御覽四百二十六作採蔬新序節士篇作將蔬下同

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本脫是字據新序御覽補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

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汗其君而履其土此十字本闕據新序

補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之有本或誤倒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

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礪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句見詩攷新序無亦字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

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
 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
 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
 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邵伯之所休息
 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葦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
 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第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剋將去而歸於

是使司馬子反乘闔

舊作闔譌案本堙字借用闔堙
 距堙上城具見公羊宣十五年

傳闔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闔而應之子反曰子之

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枵骸而爨之子

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

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

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

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

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

矣易子而食之柎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單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似當作可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下舊有子字衍今刪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公羊作引師而去之此遂

下似脫一引字君子善其平己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為通

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御覽四百六十九引作是以泣

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

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

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驪吾園廣韻驪馬土浴也涉扇切而食吾

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叻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

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

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

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

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此與列女傳所

載魯漆室女事略相近彼憂魯君老太子幼較近情理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本或從毛改爾不臧我思不遠今孟子外書為正篇載之嫁娶無娶字怠作舛挾其變下無權字此衛女不知是詩何篇所引載馳不可謂即指此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

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

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

王曰則沈令尹也則即古通用新序一列女傳賢明篇皆載此事沈令尹俱作虞邱子

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疑當有字

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

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

同列者十人列女傳作七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

之寵哉不敢私願蔽眾美欲王之多見則娛列女傳作欲王

多見知人能也似勝此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新序作數十年列女傳作十餘

年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

且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
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
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
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
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
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瑳以孝外爲之陳王法
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本或作裘旃相隨心又樂
之二者相攻曾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
子之教淺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

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

御覽三百

八十八引

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

磨

尸子所載略同韓非喻老篇云曾子見子夏曰何肥也云云語略同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

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

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黨

見

此條見荀子天論篇楊倞注云此條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

風雨之不時是無

世而不常有也上明政平是雖竝至無傷也上闇政

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

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

荀子作耜耕傷稼耘耨失歲此

枯與楛同謂鹵莽滅裂也 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

傷歲謂無年義與荀異 民飢道有死人寇賊竝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

相盜禮義不脩一作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

上殺讀父子相疑是謂人妖荀重一是生於亂傳曰

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荀無此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

用之變荀作不急之災荀作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瑳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瑳

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

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

以義易曰良其限列其臍黃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

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

草木根芟淺未必撼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撼必先矣

李善注文選陶徵士誄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

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亾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

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本或作乾喉焦

屑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

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愀其泣矣

何嗟及矣說苑建本篇亦載之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

荀子法行篇作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意亦相同楊注引家語不比於親而比於疎案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數以為夫子告顏淵之辭非也下亦不同荀子與此同二曰身不善而怨

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會子曰內疎

而外親不亦反乎荀子反與下句遠互易身不善而怨他人不

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愒其泣矣何

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

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

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

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

能也必使能者為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

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

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

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

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

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

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

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

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五家語顏回篇竝載此事東野

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

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

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廢人以東野

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新序作躡席疑此揭本作躡乃躡字之俗體

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

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

子何以知之何以一本作以何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

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

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一本無也字荀子有今東野

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新序銜作御周旋步驟朝禮畢

矣言盡朝禮之儀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

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荀子家語作攫

新序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

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

定公曰寡人之過矣本亦作也新序同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

不至血者死

本譌作指血至者死據晏子春秋雜上篇新序義勇篇改正呂氏春秋知分篇

所載不盡同

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晏子

舊本不重今補奉杯

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

盟者皆視足

非作之

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

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

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

晏子新序作回

以利而倍其君

新序有者字

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

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

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

子起而出援綏而乘其僕

呂覽新序有將字

馳晏子撫其手

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

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俟彼己之

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

史記循吏傳新序節士篇所載同呂氏春秋高義篇作石渚渚宮舊

事其為人也公正

舊脫正字據御覽同四百三十八補

而好直王使為

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

舊脫其字從御覽增

還反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

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

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

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

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

法不能新序作不敢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鑽刎頸而死乎廷

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為父隱

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

先生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

悒悒蘧伯玉之行也見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故為人父者則願

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

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

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

初學記引顧子路曰由來取二字本脫初學記有束帛此下衍

作甚說思篇皆無初學記亦無今據刪以贈先生子路不對

有閒又顧謂曰取舊脫謂字取字束帛以贈先生子路率爾

說苑作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

見此語譌御覽四百二作士不中間而女無媒而嫁

者君子不行也御覽作非君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

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青陽宛兮青本皆作清今依詩攷所

引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

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苟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易不可失也嫌一作乎其廉而不劌也溫乎其

仁厚之光大也光一本作寬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

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為理本作為大理據御覽過聽殺人自

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

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

位受祿為多祿本作爵史記循吏傳新序節士篇俱是祿字今從之不與下吏

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

君曰子子字舊脫今補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

法失則刑御覽又有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

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臣之罪當死舊脫臣字誤重一罪

字今刪補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疑是非所望也趣出

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

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

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

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

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

列女賢明傳作淮南是下同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

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

外車軼與轍同莊子人間世螳螂怒臂以當車軼釋文音轍戰國齊策主者循軼之途也高誘注

軼途轍之道也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

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

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

妻戴紆器紆毛本譌經一本作織亦妄改今從列女傳變易姓字莫知其

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

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新序節士篇引詩

郊與此相同毛本改爰得我所

昔者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新序

篇作一鼓而牛飲者羣臣皆相持而歌新序有江水

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毛本

亦作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驕疑六轡沃兮

去不善而從善而從本皆作兮案不善韻不協不當

就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林本作舉觴造桀

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亾無日矣桀拍然而抃

嗑然而笑嗑然大傳新日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

天之有日也日有亾乎日亾吾亦亾也於是伊尹接

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為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

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

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

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首戴冠者

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

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鷄有此五德君猶日淪而食

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

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梁

文選辯命論無此五注引作稻梁

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

本作矣文選注引作也

臣將

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

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

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

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

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

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

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

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

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

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弊性事情

本皆作然

事情論今從說苑政理篇改呂氏春秋察賢篇作弊生事精

勞力教詔

說苑作勞煩教詔呂

氏作勞手雖治猶未至也詩日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不能恬貧窮而曰我

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

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

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也焉

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緒與著音義同未嘗完也糲米之食

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

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白名

說苑立節篇作著名著猶白也本或作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說苑作成

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

非良本或作良非誤也說苑作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

脂車百乘脂車本皆作指車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作枝車皆不可曉觴於韞丘之

上子路與當作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

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

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音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

夫子勇士不怠喪其元志士仁人不怠在溝壑子不

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此下本有負故字衍

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

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

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

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

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鎌於

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怠喪其元志士仁人不

怠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

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鴟羽集于
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倉天曷
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

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此下本皆衍一有字或讀

有字皆為句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

細審似非是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

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

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

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

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事行為後故望而宐為

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

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

言而知宐為人君者詩曰顏如渥赭其君也哉

子夏讀書已畢讀書本皆作讀詩案尚書大傳略說孔

其作詩者疑後人習讀論語因夫子問曰爾亦可言

於書矣可言毛本作何大大傳子夏對曰書之於事

也兩書於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

錯行皆作離離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

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此上十字本皆脫據大傳補大傳闕者字據藝文類聚引補孔叢作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不敢忘雖居蓬戶之

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

可發憤忘食矣大傳作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其中以

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恍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今本大傳窮

居作巖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

飢程本胡本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殆可以言書

已矣殆本皆作始譌據大傳孔叢改然子以當作見

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

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

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大傳入其中前有高岸

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

謂精微者也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

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

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

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

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

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

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

則安之以靜退荀子修身篇此句下有狹隘卑攝貧

利則抗之以高志容眾好散荀作庸則劫之以師友

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標棄猶今人言拋棄荀子標作標注引方言楚謂相

輕薄為標又慰作炤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

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以上荀子好一則

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

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

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
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禮記曾子問文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郊特牲文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曾子問文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

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郊特牲文又昏義云以著代也舊本婦降誤作

婦升今據禮記兩篇改正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

者因人情為文詩曰親結其縞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

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

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為仁義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卷第二

韓詩外傳卷第三

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臙而下不以餘獲罪臙俗羶字初

云而工不以飯乎土簋啜乎土型史記秦始皇本紀

巧獲罪似誤而農不以力獲罪臙

衣而整領晏子春秋諫下篇古者嘗有紵衣攣領而

今此整字疑當作整音周整有曲義又疑是整而女

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功字疑行而民不以

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多本或作眾今從聖

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此下毛本即有詩曰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賢人易為

民工巧易為材詩曰岐本或作改譌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呂氏春秋制樂篇亦以為湯之時三日而大拱

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為而生於

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亦當作廷殆

不吉也湯曰柰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

之先見妖而為善即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

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

日而穀亾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歲本或作夏文王寢疾

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

之動為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

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

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

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呂氏春秋制樂篇無是字此或本作以是文倒

耳我必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眾以增國

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以之二字衍呂氏作文王曰三字蓋更端之辭後人

以為皆文王之言不當復舉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

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舊本禮秩

中間衍一節字依呂飾呂作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

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實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已動二字本皆

脫依呂氏補四十三年凡涖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

所以踐妖也踐如左傳妖夢是踐之踐杜注踐厭也呂氏作止殃翦妖翦踐古亦通用詩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者之論德也下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

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

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

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

者之德荀子王制篇有此文末句作是王者之論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

傳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已至道至毛本作

為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

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

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

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己者是

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黑白應

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

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

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

成子

說苑臣術篇翟黃作翟觸觸黃之名也下亦作黃魏成子作季成子

願卜之於先

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閒親臣

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

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

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

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

遇翟黃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

曰魏成子為之翟黃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

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為憂吾進西門豹君欲

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之者

本或無者字吾進

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唐

舊本脫唐字下八卷內有據補說苑

臣術篇作屈侯鮒

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

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

非成則黃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

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

為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

魏成子為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

日千鍾什一在內九在外

此三字本皆闕案說苑作什九居外一居中則此亦

當補三字語意方顯

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
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
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

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也字本皆脫案

荀子王制篇補之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

亾故聚斂以招寇寇本皆誤作穀案荀子作召寇今據改積財以肥敵

危身亾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正法

以齊官正本或作王非平政以齊下本或作平正以齊政譌今從林本通津艸堂本

然後節奏齊乎朝本或脫齊字又乎作于下法則度同今從毛本通津本補正

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平乎下本或作刑于下今從毛本通津本如是

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

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

福祿來反

楚莊王寢疾莊當作昭事見左氏哀六年傳說苑君道篇家語正論解竝同卜之曰河

為崇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

望之字非衍則下有脫文通津本之制作或當作之制近是濶漳江漢楚之望也

寡人雖不德本亦作得古與德通用毛本通津本作德河非所獲罪也遂

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

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

保介莊王之謂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

痿蹶逆脹滿支隔

本作膈誤御覽七百三十八作隔從之

盲煩喘痺風

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如何

本脫如字據御覽補

曰省事輕

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

流則逆不作無令

御覽作使

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

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

情不上通則隔不作上材恤下則旨不作法令奉行

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

本脫人字

據御覽補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

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

御覽作患

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

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

可救藥終亦必亾而已矣故賢醫用則眾庶無疾況

人主乎

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癰

禮記王制瘖聾跛躄此癰當即聾之別體集韻以為羸病則與

下疳蹇復非也跛眇疳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

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

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

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

引之

禮記經解大戴禮
察篇皆有此文

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

引之

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

林本通津
本作皆

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程本祀
作配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輓

本皆作楯御覽七百七十
六輓類載之作輓今據改

折為

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

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輓

本或脫此字
據御覽補

折為三者

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

本作灑今
從御覽

吾兵

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

人者憎其肯餘

肯即胥字本譌作骨
據尚書大傳改正

咸劉厥敵靡使

有餘

此二句大傳
是召公語

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

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

度與
宅同

而佃二句大傳作各佃其田故母新說苑貴德篇
獲字作變是下又有惟仁之親一句大傳作唯仁是

親此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

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

于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騶彭彭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既反

商未

舊脫依禮
記樂記補

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

舊譌崩據
樂記改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

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
 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
 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
 不復用也於是廢記作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
 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
 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
 敬舊本作朝覲諸侯知以敬餘坐記作三老五更於
 大學五更二字舊脫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所以
 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
 亦宐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亾武

也言本或作信也本或作乎今皆從毛本似尚有脫文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

無往教本或脫無致師而學不能學本或作禮譌往教則

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

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

日就月將

劔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

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

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愧別本作壞今從毛本

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

詩學一而知二而毛本作以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

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

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

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

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

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

聞之事見春秋莊十一年是時孔子未生也左傳作臧文仲下又記其父臧孫達之言似文仲亦誤

記不如說苑作君子聞之為當下弟子曰作問曰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

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亾也忽焉成湯文

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

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

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

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士之毛本作便人一

主得賢臣頌注引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字

舊脫今據說苑尊賢篇補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

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

此九字本皆脫據文選注

補說苑作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

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

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不及君

選注自以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

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

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言博謀也

舊脫言字依說苑增

桓公曰善乃因禮之

因本皆作

固依說苑改選注無此字

暮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

選注作相還而竝至

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

林本通津本來作徂

以小成大

作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此疑脫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

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

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係天下和平國家安寧

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

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

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育生各得其所而

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剡木為舟剡木

為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

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

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

死不轉尸本或作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為自養也飲食適

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

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本或脫時起居而

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

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

樂故不為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

愛火也冬夏二字毛本通津本俱互易不高臺榭非

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

色非碎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為天下

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

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辭餘辭本皆作

碎今案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

文義改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

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

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

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

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

於為己者也為己上本皆有魚字衍韓非外儲說右

也語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

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

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說苑政理篇作夫民不知

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亾矣訟者聞之請無訟

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人以僂不孝一人本皆作一

改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

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荀子宥坐篇家語始不

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

從荀子家語邪行作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

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

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

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

不用也荀子家語俱作威厲故形其仁義形本或謹

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

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

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

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
 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
 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不亦舊本倒今案文義乙故曰未可殺
 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
 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
 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
 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
 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
 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
 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

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
 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
 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舊本自夫散其本教下別為一條非是今改與上文連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岐山

當作岐山戰國魏策作文山亦汶山之譌汶岐嶠皆與岷同左洞庭之波本或作陂今從

通津本與說苑君道篇同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

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

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

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

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季孫子之治魯也眾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亾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

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亾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

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之下

舊本作下之今從御似覽五十九引乙正

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

障本譌作漳今改從通津

本與說苑雜言篇同春秋繁露山川似知命者歷險

頌作鄣防山而能清靜鄣與障同

致遠卒成不毀四字藝文類聚御覽俱無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

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

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

飲酒樂水之謂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

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

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從本或作從天地以

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御覽二十八引

植焉飛禽萃焉走獸伏焉育萬物而不倦詩曰太山

有似乎仁人志士是仁者所以樂山也

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傳曰晉文公嘗出亾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

狐謂咎犯曰吾從君而亾十有一年君字本皆脫據

一說苑顏色黯黑說苑作黎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

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為我言

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

行全成說苑作德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

明我名變化呂氏當賞篇作暴浣使我為成人者吾

以為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呂氏恭作諫藩援我使

我不為非者呂氏不字吾以為次勇猛強武氣勢自

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

吾又以爲次本皆脫又字呂氏作吾又以爲然勞苦

之士次之詩曰率禮不越禮本皆作履案詩攷引遂

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眾人皆愚

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

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

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

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

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

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

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

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

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

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詩攷云外傳作湯躋禮記孔子問居注齊讀躋言古今一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

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

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

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

湯齊

孔子觀於周廟

荀子宥坐篇家語三恕篇淮南道應訓皆作魯桓公之廟

有欹器焉

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也

為舊本作謂荀子作為說苑敬慎篇

亦同今

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

坐舊本作座俗

孔子

曰問者坐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

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

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聞

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

淮南抑作揖說苑作

挹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

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

眾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
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

聖敬日躋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

御覽

四百七十四引作執

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

先見者四十九人

此句所字舊無據御覽補

時進善百人教士千

人官朝者萬人

御覽進善下教士下俱有者

當此之

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

此二十一

字舊本無據

御覽引補 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

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也荀子堯問篇亦作成王又相天子本皆作下今吾

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

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

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

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守之以愚者善說苑博

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御覽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亾其

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

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近御覽謙之謂

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官成

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說苑無示不成者天道然

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疏疏

子道篇作裾裾說苑雜言篇昔者江於瀆說苑作江

作檐檐家語三恕篇作倨倨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不說苑

山岷亦作岷汶此作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不說苑

子作其源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

渡也非其眾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甚舊譌作其

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

攝如也

毛本通津本攝作揖荀子作蓋猶若也孔子說苑作蓋自如也家語作蓋自如也

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

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

長三書皆作能

故君子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

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

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

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

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

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

鄧析惠施能之

析為析之別體

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

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

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為貴

亦見荀子不苟篇

詩曰不競

不綏不剛不柔言當之為貴也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

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

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污君不辭

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

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

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荀子王制篇作相地而衰政楊倞注云衰差也

初危反政或讀為征理道而致貢荀作理道之遠近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

流滯荀作滯留此流亦當作留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

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適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

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荀子議兵篇有

觀敵之變動一句此似脫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

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

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

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

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

之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

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本或作君荀子

同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

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

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突荀作滑亂也夫以距而詐桀猶

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

毛而赴烈火入則焦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

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

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憐毒蜂蠆之人雖桀距豈

肯為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

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荀作彼必將來告之夫又

何可詐也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

邪之長刃嬰之者斲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

潰圓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

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

王載發舊本皆作旆案詩攷引作發與荀子同從之有虔秉鉞如火烈烈

則莫我敢曷荀作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

首仰首當是抑首之誤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

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眾皆不信

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
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
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
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
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
予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飢渴苦血氣因寒暑動肌
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
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
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卷第三

韓詩外傳卷第四

紂作炮烙之刑

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韓詩作炮烙漢書作炮烙案今漢書亦作炮烙段氏

玉裁云格字是作烙皆譌

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

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

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

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

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

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

去本或譌作及今從毛本

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

曰昊天大憯子慎無辜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

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

是諫非而死之本作以諫非君而怨之譌是謂下忠

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疑脫一交字

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

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

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

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恭通津本作共下同惟王之邛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荀子哀公篇佞

作計讒作啍家語五儀解佞作錯說苑尊賢篇讒作銳楊倞引說苑又作獻健驕也佞諂

也口讒誕也本皆脫口字據楊倞注引補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

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三書知下皆士有能字下同

不信焉又多知荀作士不信慤而又多知能譬之豺狼與本或有狼無與

字有與無狼字據說苑兩字皆有從之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

翼也不亦殆乎周書寤傲解云無虎傅翼將飛入詩邑擇人而食韓非難勢篇亦引之

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

也

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古以與通用而國人知之桓公謂

管仲曰寡人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

意若

疑者

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

說苑權謀篇作東郭垂

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

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

曰何謂三色曰歡忻愛說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憂衰

經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

何以知其莒也對曰君東

通津本下有南字

面而指口張而

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

毛本通津本此

下有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十字今案若非衍則當分兩條

東郭先生曰目者心

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

而後能知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

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

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爾

故盤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

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曰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

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

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

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為之也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

制眾於下則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

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
 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
 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
 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靜恭爾位
 好是正直靜本或作靖毛本作靜與詩攷合從之下同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

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
 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
 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

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

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

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

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

若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虵荀子議兵

篇作宛鉅鐵鉅史記慘史作施鑽施似若蜂蠆輕利

剛疾史作剽剛字譌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史作

唐子死荀作唐蔑死史作莊躄起楚分爲三四者此

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荀作其所以非其道

故也汝淮兩書作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

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槁然於荀作而字則連舉

字為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限險荀作隘阻史作險阻其所以統

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

殺戮無時羣下愁怨皆莫冀其命冀荀作必然周師至令

不行乎左右而是史作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

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荀作分誠

愛而時使之即毛本作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

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

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荀作是故刑罰省而威流

無他由是道故也是道兩書作其道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閒

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

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義

卒度笑語卒獲

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

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

敬誦而不竭荀子君道篇作不苟夫臨照而有別荀作夫致功而不流致臨

而有辨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懼而

自竦荀作夫有禮則順從聽侍此道也舊本作此婦道也案上文

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並舉不應單結婦道林本改婦為全亦以臆改今從荀子刪偏立即亂

具立即治具荀作俱請問兼能之柰何曰審禮昔者先王

審禮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

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

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

而不失經他書作徑案經亦訓徑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

於儀也脩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

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

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苟作不務說其所

材案所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徧而不

偏其於交游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

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仁

苟作仁厚又明通天地之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

苟作不窮作不閔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

王苟作夫是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誠愛

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

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

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

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義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

林本通津本作方里為一井

廣三百

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

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一作多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

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

毛本不時

作不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

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

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

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致人

之道也哉荀子君道篇作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

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

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亾可立待也然而求卿

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親比己之是用親比二字

舊譌作以今從荀子改此下本亦作親比又用是舊倒今乙正豈不謂過乎故有社

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亾矣古之國

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

私人以金石珠玉舊作以百金名珠玉譌今從荀子刪正而無私以官

職事業者何也者荀作是亦曰本不利於所私也於字舊缺依荀

補子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

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亾無日矣俱害之道也

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

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

舟人荀作州人豈私之哉以為親邪則異族之人也以為故

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姣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齷

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

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荀有也字故舉是人而

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
姓獨居五十二荀作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

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
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當有愛其所愛之謂也一句小雅曰死喪無日無

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問楛者不告告楛者勿問兩楛字本皆脫今案無此二字即非辭今據荀子勸學篇

補楊倞注云楛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

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
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

之極荀作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荀作傲可與言而

不與之言謂之隱荀有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一句君子不瞽不隱

二字舊脫依荀子補言謹慎其序荀作謹順其身無言字毛本無慎字詩曰彼交

匪紆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

子為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義

法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

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亾詩曰民

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亾者未

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為上者不忘其
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
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
憂小人之行也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
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
亾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

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睢魏牟田文莊

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鉞鄧析惠施之徒也荀子非十

雖作它躡田文作陳仲此文字似譌荀此十子者皆

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

舊造說務自為功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

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

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眾愚交亂樸鄙則是

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

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隩窳之間衽席之上

簡然荀然聖王之文具沛然荀然平世之俗起

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

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有荀

子引是也下脫一段今據荀子文補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

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工荀作六此依前作工說者立息十

荀有二字此不當有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以上共補舜三十九字

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

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

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麋麋見暝聿消麋麋

本作漘漘聿毛本作曰今皆從詩攷改正

君子大心即敬天而道荀子不苟篇作則天而道無敬字此書則皆作即古則即雖通

案文勢作則為是小心即畏義而節知即明達而類愚即端

愨而法喜即和而治憂即靜而遠達即寧而容窮即

納而詳荀作達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此納字似譌小人大心即慢而暴

小心即淫而傾知即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

輕易而快荀作翻憂則挫而懼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

累荀作僂楊云當為濕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

蠻夷不殊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

如髦我是用憂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致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美自足以為治故其言可

以為民道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為民法民從是行也
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萬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
即治失之即亂由之即生失之即死今夫肢體之序
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然無道此明
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
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
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
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舊本孫子不重今案文義補趙以為上卿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

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
在其君未嘗不善戰國楚策作尊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
天下之賢人何謂當作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

使請孫子孫子因為書謝曰舊本作偽喜謝之鄙語

曰毛本提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舊脫然字今

非姦劫弑君篇亦有不可不審也此為劫殺死亾之主言也舊

此下衍此字據楚策作此為韓非作此謂又言字舊本作者今依韓非改夫人主年少而

放無術法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

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舊本作廢

不善毛本亾作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

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

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黨而攻莊公

公請與分國以上十四字舊本脫今依楚策補崔杼不許欲自刃於

廟崔杼又不許五字舊本脫韓非作崔子莊公走出

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之字舊本脫而立其弟景

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

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舊無梁字宿

昔而殺之殺之兩書皆作死夫癘雖癰腫痂疔舊作痂譌韓

瘍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

餓死也夫劫殺死亾之主心之憂勞韓非作懼形之苦痛

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

玉瑤珠不知珮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媵子都莫之媒

子都楚策作子奢荀子賦篇同媵母力父是之喜力父荀子同楊倞

母求之又甚喜之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荀作以

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愆無自瘵

焉楚策作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南苗異獸之鞞猶犬羊也異獸本多作亦狩今依毛本

疑譌與下二句皆難曉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侈質習貫

易性而然也夫狂者自斲忘其非物豢也物舊譌揭

飯土而忘其非梁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

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雞犬哉不若下本多有求字毛本無今案無求字義長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亾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暇日多者出入不

遠矣暇日舊本作日日毛本作自用多者更妄改案荀子修身篇云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

遠矣則作夫巧弓之見手也之見毛本傅角被筋膠暇日為是

漆之和即可以為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毛本彼手俱未詳

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心致志也

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傳曰誠惡惡知刑之本知本皆作之今誠善善知敬之

本惟誠感神惟舊作彼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舊脫敬字

今與下句則字則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也

皆據元本增補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鐘鼓毛本作鼓鐘下一條

也字舊無亦仍作鐘鼓知此條必後人依今詩改也詩攷雖不載故當依眾家本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類兮

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林

本通津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

本作蹴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

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

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亾不可久詩

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

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

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荀子

哀公

篇家語五儀不知所歸五藏為政大戴哀公問五義

解皆作如流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

子無良二三其德

客有見周公者呂氏春秋重言篇客作勝書說應之於

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

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

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

乎將母周公唯唯且也諭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

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

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

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卷第四

韓詩外傳卷第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

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

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

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

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本多作至今從則關雎

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

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

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

雖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本多作鼓鐘今從毛本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

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

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眾暴

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義通津本作儀人倫不理

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次本多作知今從林本荀子王制篇同不肖

不待須臾而廢荀無史字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荀有民字不

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

也行絕禮儀荀子作義下同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

試之此九字當在下須而待雖庶民之子孫也積文

學舊本作學文依荀子乙正身行能禮儀荀作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士

大夫須而待之案荀子云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此反側之民誤脫在下而

上文作傾覆之民文殊舛錯此須字本皆譌傾毛本強改爲敬字更失攷楊倞云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

待其遷善也安荀有職字正承上文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反側當從

荀子作五疾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兼舊

從荀改材行反時者死無赦舊作死之無救謂之天

誅荀作天德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

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

愛而求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民弗為用弗為死
 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
 不危削滅亾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亾之情皆積於此
 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枉生者
 不須時而滅亾矣荀子君道篇作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蓋指艸木為喻此
頗更易其文 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
 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
 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荀子作道以天下之王公莫
 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為也而是子獨為
 之也抑為之者荀此句上有好之者貧四字而是子猶為之而

無是須臾怠焉差焉

荀上句作不為少頃輟焉下作曉然屬下句

獨明夫

先王所以遇之者

遇之荀作得之

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

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
 若與其人為之巨用之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
 之則威行鄰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
 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可謂
 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此也故曰粹
 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亾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
 用其良臣而不亾者未之有也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

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
 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
 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
 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
 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
 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
 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荀
齊一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荀作是大其言有類其
 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持檢荀與時
 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
 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
 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真真字唯毛本林
無下其衣冠行為荀作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
其字接此句是其字不可省今本行為上有言字從已同
荀刪為荀作偽荀子一書凡偽多即為字義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
 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荀作法後王楊倞一制
 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荀作法教之所不及聞
 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內不自誣外
 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

法先王依禮義依荀作統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

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荀作倚物怪變注引此作奇物怪變

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

恚疑舊本作據今從林本恚字各本皆缺荀子作擬恚今據補恚即作字援法而度之

奄然如合符節援荀作張奄荀作掩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

人則萬乘之國亾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

千里之國安千里荀作千乘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

天下諸侯為臣荀作而後三年天用萬乘之國則舉

錯而定一朝之伯舊本作則舉錯定一朝之白毛本通津本作定於一朝之間亦係臆

改今據荀子改正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

儒已矣其命維新下本或有可謂白矣謂五字元刻無毛本同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管子莊子淮南皆以為輪扁對齊桓公

作而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

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

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

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

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以為

毛本作則凡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改毛本其喻人心作攷非

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初學記云韓詩為師堂子而不進師襄子曰

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

有閒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

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意矣未得

其人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以上共二十二字本皆脫去今約初

學記所引補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曰邈然

遠望初學記曰字在望字下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黯然而

而黑舊作默然異譌今從史記增改幾然而長幾史作頤古通用以王天下

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

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

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

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

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毛本下條提行起非傳曰聞其未而

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為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

姓憐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

叛而願為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為

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謂殷適天謂本皆作天依今從詩攷改使不

俠四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

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

而已將以正惡扶微正惡本亦作止惡 絀繆淪非調和陰陽

順萬物之宐也詩曰勉勉我王本多作臺臺文王綱今從林本通津本

紀四方

禮者則天地之體則本多作首今從毛本 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

者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

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

師別本下有也字毛本無 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

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反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

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

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

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

響矣是則兼制天下是則本多作是今從毛本 定海內臣萬姓

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

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

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

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常氏重九譯

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舊本脫曰字今據太平御覽四百一引補 道路悠

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

御覽作周公辭曰

吾何以見賜也

御覽吾下有子字非

譯曰吾受命國

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濫也

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

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

此句申說前意耳

詩曰於萬斯年

不遐有佐

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

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

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

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瘵

本或作瘵瘵今從毛

本

儒者儒也儒之為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

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

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

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

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

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

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

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

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躡舄視

不出閭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眾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眾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眾慮之功也功本譌作切毛本作工故明王使賢臣輻輳竝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

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衰本多作室毛本作衰案壞字疑衍王

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書詩

林本作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

告獵為化告獵字疑譌當謂告許耳毛本作較獵似肥改而天下大亂於是

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遏奪相攘為服

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

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

妄為佞人不避患禍林本作禍患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

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

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

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

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

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

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

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

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

成君子毛本成下有為字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訖烝一本作蒸訖

本皆作諶今從詩攷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

使之然也

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

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

史通史官建置篇引人吏作太史令御覽二百三十五引亦同似與此不合當前決意一

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

下主以吏為佐危亾之主以隸為佐語曰淵廣者其

魚大主明者其臣惠慧同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

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

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亾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

乎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本皆作時無背無側今從詩攷改爾

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亾湯以殷王紂以殷亾故無常

安之國宐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亾自古及今未

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

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亾而不襲蹈其所以安

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卻本或作欲逮本或作遂

今案此文亦見第七卷據改正下亦當有也字大戴保傳篇新書胎教篇亦同鄙語曰不知

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誠是以後車

覆也故夏之所以亾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亾者而

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湍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

拱之枝熒澤之水無吞舟之魚熒舊作榮非根淺則枝葉

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

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

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

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順本或作願今從林本通津本令

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夫此之謂矣本或作也今從毛本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荀子非相篇作矜莊以莅之端誠

以處之堅強以待之待荀子作持辟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

舊本無別字今從荀子增喻與明荀子互易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

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

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

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
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
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
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矣是以不
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
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

本皆作春夏秋冬今依禮記孔子閒居改

風雨霜露無

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
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

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
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禮記詩作聞
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
之德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
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
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
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鸚比翼
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麇前足鼠後足
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蛭蛭距虛其性非能蛭蛭距虛

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中垢闇行也

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宐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

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

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

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

御覽四百四引作大顛案古今

人表作大墳此墳字疑譌

顛項學乎綠圖

御覽作祿圖

帝學學乎赤松

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一本作大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海之周

本多作調覽乎陰陽之交覽毛本寒暑不能動也本

脫也字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

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巖威毅疾而神毅本多作務

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至精而妙本多作競

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之

如歲之旱草不潰茂本多作莫不潰茂下然天勃然興

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

於心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

在彼躡鳥視不出閤閤前而天下隨倡而天下和何

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為天下萬

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

謂之王曰善生養人者本多作善養生者譌今依荀

養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舊

顯設倒今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荀粉飾故人樂之

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

之王去之謂之亾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亾則國亾夫

省工商眾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

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管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為三公

公以之為諸侯次則為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舊本

下脫二十五字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瑇瑁刻鏤皆

有等差是所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

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

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

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

歸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

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

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疑六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

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

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後漢書謝該傳注引不出

反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

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

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

乎皇侃論語疏七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

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

假孔子正假馬之言

皇疏作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舊本孔子下衍曰字疑是一字誤

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

易由言名正也

韓詩外傳卷第五

書